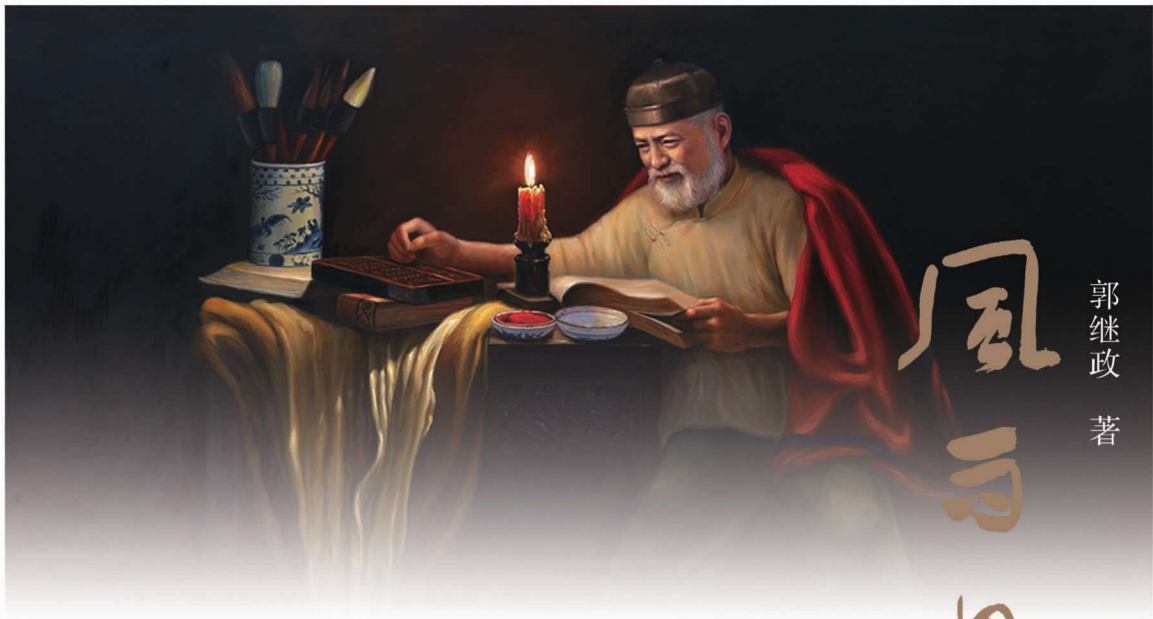




郭继政 著

风月升昌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

目 录

第一章	/001
第二章	/016
第三章	/026
第四章	/039
第五章	/045
第六章	/054
第七章	/067
第八章	/081
第九章	/095
第十章	/109
第十一章	/121
第十二章	/136





第十三章	/149
第十四章	/163
第十五章	/178
第十六章	/190
第十七章	/204
第十八章	/215
第十九章	/226
第二十章	/237
第二十一章	/250
第二十二章	/262
第二十三章	/276
第二十四章	/287
第二十五章	/300
第二十六章	/313
第二十七章	/327
第二十八章	/338
第二十九章	/353
第三十章	/362
第三十一章	/379



第一章

I

古城雨后，将晚时分，一钩新月，城墙绵延。

高高的门楼上，四角悬着灯笼，发出幽暗的光芒，在风里兀自摇动。

城里石板路上，水痕映出灯火的光亮。日杂百货店正在装板，准备打烊。小饭店的伙计，肩上搭着手巾，扯着嗓子冲行人吆喝：“碗托、粉汤、汾阳老酒，大碗满上！”

石径变窄了，巷子更加幽暗。尽头人迹稀少，人声渐悄。

一座低矮的房子，窗子内明亮如昼，不时传出嘈杂声。

房门紧闭，门上挑着一个红布镶边的黄布幌子：万兴宝房。不大的屋里摆了五六张桌子，挤满了人，烟雾弥漫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脑袋围成一个小圈：“开啰！要大。”随之，脑袋散开，喝彩与咒骂一齐迸发出来。

忽而人群又安静下来，纷纷盯着桌子中央，一双手上下摇着骰盅，发出哗啦啦的响声。这手精瘦有力，骰声丝毫不乱，仿佛没有注意到周围一双双睁圆的眼睛。

在墙角，一个脸色憔悴、身材瘦弱的年轻人，也在望着那双手。他

忍不住发出几声咳嗽。一个仆僮模样的人忙端给他一杯茶：“少东家，该走了。”

年轻人喝了几口茶，又把茶杯递给仆僮，头也不抬：“不急，让我再看一看。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骰盅扣到台面上，那双手紧紧按在上面：“押大，还是押小？各位下注！”

说话的是一个中年汉子，长条脸型，眉毛发淡，眼里却蕴着精光，薄薄的嘴唇上留着短须。

众人纷纷下注，他微微一笑，揭开了盅盖。

2

一个年轻伙计正清扫门庭，擦拭着招牌上大大的“西裕成”三个字。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站在门槛处，大声问道：“清泮，大全呢？”

那个叫清泮的年轻人嗫嚅道：“到宝房去了。”

老头气得用拐杖使劲敲打着地面：“宝房？宝房是他去的地方？快给我把他叫回来！”

“哎！”清泮应答一声，飞快地跑走了。

老者踱回掌柜房内，借着煤油灯昏暗的光翻开账簿，不时地叹息。

少顷，门帘挑处，方才一脸病容的年轻人进来：“爹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老头一拍账簿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还来不得了？大全，你长本事了，给我跑到宝房去了，你看看铺子的生意。”他又打开账簿，一页页翻过去，“一个月不如一个月，咱李家百年的‘西裕成’眼看要倒在我手里了！”老头提起拐杖要打儿子，站起一半却又体力不支，颓然倒在椅子上。

李大全赶忙上前扶住：“爹，您消消气。”

“还让我消气？”老头又拍了一下账簿，“你给我说，你到宝房干啥好事去了？”

李大全赶忙跪下：“爹，您误会了，孩儿哪敢沾赌。”

“那你做啥去了？”

“我到那儿相人去了。”

“相人？宝房里能相到什么正经人？”老头脸色稍有缓和，但仍是将信将疑。

李大全站了起来，忙给老头递过水烟袋去：“爹，我是给您相掌柜去了。”

“掌柜？宝房里能出掌柜？”老头冷笑道，“用个宝房的人做掌柜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平遥城里的人还不说我李文赞瞎了眼？”

“爹，他可不是一般人，是细窑村的雷履泰。”

“雷履泰？”李文赞摇头，“我在平遥城几十年了，可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。”

3

雷履泰慢慢走在小巷里，一个年轻人小心地跟在后面，问道：“大哥，昨天的扭伤好些没有？现在这万兴宝房可就靠你这一双神手呀！”

“毛清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”雷履泰停下脚，把自己的双手举在眼前端详，“摇骰子，糟蹋这双手了。”

毛清瞪大了眼睛：“一个月四十两银子，还少？”

雷履泰微微一笑：“四十两，买一双手是不算少。”说着指着自己的头说道：“可我的脑子呢？你知道值多少银子吗？”

“脑子？”毛清摸摸自己的后脑勺，苦笑，“不知道。”

雷履泰一挥手：“你想也想不到，走，到福源喝酒去！”

福源酒馆的招牌不大，里面却很干净。

雷履泰和毛清进来，店小二赶忙迎上前：“客官要些什么？”

“花生豆、碗托、牛肉、过油肉，还有汾酒。”

雷履泰夹了一片牛肉放在嘴里，细细嚼了嚼，然后说道：“毛清，吃这牛肉了吗？”

“吃了。”

雷履泰夹起一块：“注意到了没有，这牛肉切得薄如雪片，为什么？”

“说明是师傅刀工好呗！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毛清摇头。雷履泰笑道：“你再想想，一是入口即化，可以讲这牛肉细软；二是铺开放在盘里，显多。”

“没想到卖个牛肉，还得想这么多。”

“什么是生意？这就是生意。”雷履泰又道，“毛清，你年龄不小了，该说个媳妇了。”

毛清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也有人给说过，可人家一听我在宝房，二话不说就走了。”

雷履泰眉毛一竖：“宝房怎么了？宝房的生意也是正经生意。你，好好干，将来钱挣多了，谁敢小看了咱们？”说着，雷履泰举杯道：“来，喝酒。”

两人正举杯，酒馆门口涌进三四个扛着油篓的人，其中一个年轻小伙子，肩上搭块毛巾，喊道：“伙计，送油来了。”

一个伙计迎上去，说道：“鸿翔，我们要的货全有吗？”

那小伙子从身上掏出一张单子来，挥了挥：“我们聚财源的铺子能供半个城，还供不起你这个小饭馆？快结账吧！”

“好嘞！”饭馆伙计又向店里喊道，“灶上的，来取油！”

三四个人拿着油篓出来，照着单子分油：“香油，十斤八两；菜籽油二十一斤七两；胡麻油，十七斤六两……”

鸿翔拉下毛巾擦着脸，对那伙计道：“你们老板也怪，订货有斤有两的，也不嫌麻烦。”

伙计提着油篓笑道：“你嫌麻烦，我还嫌难取哩！”

鸿翔笑了：“你难什么？每次打得都快溢出来了。回回卖给你们，都要亏不少，让我回去挨骂。还好我们东家也算知道你们老板是什么德性，不说我什么了。”说着，他转身走向柜台，问经理道：“账算清了没有？”

经理扶扶眼镜，抬起头看了鸿翔一眼：“毛兄，这账有零有整，价又不一样，哪有一时半会就算清的。”

鸿翔一把抓过算盘：“你算不清，我来替你算吧！”话说着，手指拨打如飞，不多时，一推算盘：“总共是五两七钱银子。”

经理瞪大了眼睛：“这么快？对吗？”

鸿翔哈哈一笑：“要是不对，回头来找我毛鸿翔！”他从柜台银柜里抓过银子往背褡里一装，朝自己手下的人一挥手：“走，咱们到下一家！”

“毛鸿翔？”雷履泰手指在桌上敲打着，“毛清，你姓毛，功夫是嘴上的，人家也姓毛，功夫是手上有，脑子里也有。”

“那不和大哥你一样了吗？”

雷履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说不定比我还厉害。他敢抢算盘，抓银子，我就不一定有这个气势。”

4

得月楼小台上一老者手持三弦，一女子唱道：

莫打鼓来莫打锣，听我唱个因果歌：

那李闯逼死崇祯帝，将文武百官一网罗。

那闯将同声拷加烙，霎时间金银堆积满岩阿。

冲冠一怒吴三桂，借清兵驱贼出京都。

贼兵舍不得金银走，马上累累“没奈何”。

一路追兵潮涌至，把金银往山西境上掩埋过。

贼兵一去不复返，农夫掘地富翁多……

毛清对雷履泰道：“哥，啥叫‘没奈何’？”

雷履泰用手比画了一下：“就是大金砣子。”

“金砣子？能比金元宝还大？”毛清做了一个手势。

“那可大多了，一个金砣子，五百两，给了你，搬也搬不动，就叫‘没奈何’。”

“这没奈何咋就没埋到俺家地里，俺也就发达了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！”一曲唱罢，叫好声起。有人此时冲台上扔铜钱，给唱戏的女子赏脸。操琴的老人俯地拾钱，女子作揖而谢。

“当！”又一个更大的声响，是毛鸿翔站起身朝台上丢了一大块银子，台下众人先是怔了一下，随即发出一片喝彩，唱曲的女子一躬到地：“谢谢这位大爷。”

“不谢，不谢！”毛鸿翔一脸笑意。旁边一个年轻男子愁容满面，直扯他的衣袖：“你把钱全听了戏，还是省点钱娶媳妇吧！”

“名扬，你管我这么多干什么？趁没老婆管先玩一玩，我就看着这个唱曲儿的顺眼。”还没等毛鸿翔说完，旁边一个穿绸缎衣服的中年胖子开口骂道：“这是哪儿蹦出来的个穷小子，敢抢本少爷的风头，给我轰出去！”话毕，两个穿黑衣服的汉子上来，拧住毛鸿翔的胳膊就往外拖。郝名扬上前劝架，脸上中了一肘，跌倒在地上。

中年胖子得意地一手摇着扇子，一手从兜里掏出一个元宝掂着：“穷小子，看本少爷的出手。”说着，将元宝丢到了台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全场鸦雀无声，雷履泰拧紧了眉头。

毛鸿翔一边挣扎，一边扭头叫道：“姓乐的，你有种，老子要是不把你的绸缎庄干掉，老子就不姓这个毛！”

乐老板摇着扇子嘿嘿一笑：“凭你？你这个穷光蛋见阎王的时候能穿上一身绸缎寿衣就不错了。”

毛鸿翔被拖走了，从外面依稀传来喊声。郝名扬挣扎着爬起，赶快

往外追去。

操琴老汉面无表情，又弹起了开场曲……

5

回春医所，老中医孙庆坐在太师椅上，手捋白须，面色凝重，正在给李文赞把脉。旁边一张床上躺着一个裸露胳膊的病人，胳膊上扎着数支银针，窗台上放着十几个拔火罐。

药柜靠墙，漆皮斑驳，颇显陈旧。

“孙大夫，我的病……”李文赞不安地问道。

“换只手。”孙庆没接他的话，又给李文赞把另一只手的脉。过了一会，起身到旁边的铜盆里洗手，边说道：“李掌柜，病无大碍，只是肝火太盛，吃几副药就会好的。”

李文赞面色也舒展了一些：“孙大夫，你也知道，我们李家寿命都不长，我这五十多岁，半截身子已经入了黄土。我有个三长两短倒也算了，只是不放心我那小子。”

“大全是好孩子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”

“人品倒是不错，可不是做生意的料。我家祖宗三辈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传下来的‘西裕成’的牌子，就怕在他手里砸了！”

孙庆劝道：“他跟着你也做了三四年，又有一帮好伙计，就不用多虑了。”

“我还不知道他？干了三四年，连做买卖的边也摸不着。这几天居然跑到宝房给我挑掌柜去了。你说说，宝房能是好人待的地方？”说着，一口痰涌上来，强烈地咳嗽起来。

“那倒是。”孙庆起身，去给旁边的病人落针，一边说，“开宝房的刘二，前后娶了三妻两妾，结果现在还不是一个娃都没有，报应呐。哪像你，三个孙子，多大的福气！”

“福气是福气，也得操不少心，箴视、箴言还能读书，老二箴听一句话也听不进去，真是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。”

孙庆笑道：“常言说，捣蛋娃娃有出息。保不定这三个孙子里，将来还是箴听最争气。”

李文赞脸上露出了些许笑意：“哈哈，谁知道？我要是能看见那天就好了。”

孙庆把银针收到一个精致的小银盒子里，那病人穿好衣服，道一声“谢”，走了。孙庆又回到桌前，戴上老花镜，铺开一张纸，给李文赞开药方：“李掌柜，您李家可是枝繁叶茂，总能看到的。”

“大全养了一女三男。只是女的，天生残疾，下不得地，走不得路，也是一个愁处。”

“你们李崇厚堂是好人家的，金枝玉叶，不用愁嫁。这药呢，照方先抓上三副，服后看情况再说。”孙庆递给李文赞药方，李文赞接过来，顺手掏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：“多谢孙先生了。”

6

聚财源油铺的掌柜王得兴一拍桌子，训斥毛鸿翔和郝名扬：“好呀，拿上我的银子到得月楼看戏去了？咱聚财源还有没有规矩了？”

“王掌柜……”郝名扬想开口辩解，被毛鸿翔一把拦住，王得兴更为恼怒：“毛鸿翔，你做啥有理的事了？乐老三没用元宝砸掉你的门牙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毛鸿翔冷笑道：“别看他现在风光，我总有一天要让乐老三沿街要饭吃。”

王得兴笑得弯下了腰：“毛鸿翔啊，你口气倒是大。我现在就除了你的名，让你当叫花子，聚财源从此没你这号人。”

毛鸿翔大笑：“王老板，你敢让我走？你就不怕你的油铺关门？”

“你这话啥意思？”

毛鸿翔上前一步，逼视着王得兴：“咱们的油库可空着呐！今年春天我去订的油，我一走，这油可就……”

王得兴瞠目结舌：“你，你……算你狠！你给我，给我留下。”

“名扬，走。”毛鸿翔一拉郝名扬，昂首阔步往屋外走去。

树下，郝名扬悄声道：“大哥，你还敢和掌柜提油的事？”

“怎么不敢？”

“掌柜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咱们一起去的，路上光顾贪玩，到得迟了，油早被别人订光了，咱可是一两油也没订着呀！再过三五天回不来油，掌柜非把咱俩杀了。我看，咱俩跟掌柜说去拉油，趁机赶紧跑吧。”

“看你胆都快吓破了！放心，不出三天，那油就会有人给咱送来，到时候掌柜还得给咱赏钱呢。”

“瞧你，就差把你当神仙供了。”

“不是我吹牛，做生意我就是活神仙。王得兴，只不过是一头蠢驴。”毛鸿翔指指大街上遍身绫罗绸缎的行人，“你看看平遥城里这么多做买卖的，别看穿得光鲜，个个都是吃祖宗留下的老本，真没有几个叫我佩服的人，把他们的门面给了我，能再盖它十座平遥城！”

7

西裕成颜料庄掌柜室，门帘一挑，程清泮领着雷履泰进来，对李大全禀报道：“少东家，您要请的人，我带来了。”

李大全起身迎接：“雷兄，久仰久仰。”

雷履泰抱拳而答：“李东家，久仰。”

两人分宾主坐下。雷履泰呷了一口茶：“李东家，不知喊我来有啥吩咐？”

“吩咐不敢说，只是小弟有一事相求。”

“在下不过是一个宝房看场子的，恐怕帮不了少东家多大的忙。不过既然东家如此抬爱，那就请讲吧！”

“雷兄。我虽出身生意人家，但没有做生意的才气，颇受老父斥责。他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大好，便让我接了这西裕成。勉强做了两三年，西裕成虽说维持得过去，但我已是身心俱疲。我看中兄长是一个人才，想邀你入伙，不知雷兄意下如何？”

“入伙？”雷履泰笑了，“谢谢东家的一番美意，雷某心领了。”

李大全欣喜道：“兄长答应了？”

雷履泰摇了摇头：“西裕成是百年老字号，做的买卖也不小，但在这平遥城里恐怕还排不上号吧？”李大全沉默半晌，点了点头。雷履泰指了指李大全坐的太师椅：“东家你肯把这金交椅让给我坐吗？”李大全没有吭声。雷履泰随手抓起桌子上的一叠账本，打开来翻了几下：“东家，你这儿一个月的账，还不够我打理三天，宝房还有事，雷某先告辞了！”

雷履泰作了一个揖，然后走了出去。李大全望着雷履泰的背影，身子重重地靠在椅背上，陷入了沉思。程清泮要追，被李大全喝住：“罢了。”

8

聚财源油铺刚开门，就有十几辆满载油篓的马车鱼贯而来，油铺门口站着两个小伙计交头接耳道：“这是给哪个油铺送货，这么多。”

马车到了聚财源油铺门口停下，车上跳下一个胖墩墩的掌柜模样的人，上前打问小伙计：“麻烦通知毛掌柜一声，我们送油来了。”

小伙计摇摇头：“毛掌柜？我们这儿的掌柜姓王。”

“不可能，我们还有他留的名刺。”说着，胖掌柜从怀里掏出一片纸来递上。小伙计接了一瞅：“毛鸿翔？他跟我们一样，只是这儿的的一个跑腿的小伙计。”

“有这个人就行，不管他是不是掌柜，请他出来见我。”

“对他还用请字？”那小伙计扯开嗓子对里头喊道：“毛鸿翔，快出来，有人找。”接着对另一伙计嗤笑道：“这小子，到外头竟敢冒充掌柜。要叫王掌柜知道了，非得扯烂他的嘴。”

郝名扬从里面出来，对胖掌柜一作揖：“佟掌柜，真不巧，毛掌柜才出去。他吩咐了，中午到隆盛酒楼吃饭。”接着对两个小伙计一摆手：“快招呼大家来卸货。”

“郝……”两个小伙计正要开口，郝名扬一瞪双眼，推了他们一把，“少废话，快搬货！”

“哎！”两个小伙计跑向马车。

佟掌柜满脸狐疑，郝名扬拉住了他的手：“有劳佟掌柜，咱喝茶去！”

9

万兴宝房内，哄笑声一浪高过一浪，似乎要将低矮的屋顶掀起来。

雷履泰挽着袖子，露出精瘦的胳膊，麻利地摇着骰盅。

一丝女人啜泣声传来，他的手忽而变得迟疑呆滞，“哐”地将骰盅摔在牌桌上，任骰子滚在牌桌上，随即他拨开人群往外走。众人纷纷交头接耳，诧异地望着他。

万兴宝房的幌子在风中晃动，旗下站着一个庄户人打扮的中年妇女。雷履泰皱眉问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中年妇女哽咽着说：“孩子他爹，云儿她……”

“云儿咋了？”

“赵家退亲了，她在家里气得要死要活。”

“好个赵明堂，当年订娃娃亲的时候是咋说的？谁家反悔，要天打五雷轰，他小子不要命了？”

雷妻从怀里掏出一片纸来：“你看，婚约也退回来了。”

雷履泰接在手里，瞪直了眼：“他还能嫌咱家穷？”

“不是，赵家哪有咱家光景好！”

“我雷履泰的姑娘一等一的眉眼，能女红能持家，还配不上他那个臭小子？”

“咱姑娘配他儿子是他家的福分。”

“那他嫌什么？”

雷妻道：“人家就嫌你是在宝房做事的，不是个正经营生。”

“那啥叫个正经营生？他那种地养牛就是正经营生？呸，我一个月能挣他一年的银子。”

“唉，不管怎样，你快跟我回去吧，万一云儿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活？”

雷履泰将两只骰子向远处一抛：“毛清，你替我一会，咱们走！”

大柳树下，雷履泰脸色阴沉，蹲在树下抽烟锅。雷妻过来给他披了一件外衣：“孩子他爹，别生气了。已经到村口了，回家吧！”

“回家？我雷履泰是什么人物，啥时候受过这气？”

雷妻把头低下来：“谁叫咱……”

雷履泰站起来怒吼：“你回去告诉云儿，她老子会给她找个好小伙。”说完，他大踏步上了大道。雷妻急喊：“孩子他爹，你要到哪儿去？”

“回城里！”雷履泰头也不回地走了，雷妻呆呆地站着，眼里又盈满泪水。

10

隆盛酒楼的雅座内，佟掌柜正与郝名扬喝茶闲聊，楼下传来伙计的吆喝声：“毛掌柜到了，楼上请！”

郝名扬忙起身去掀开门帘，稍后，穿着一身绸缎衣服的毛鸿翔大摇大摆地进来：“佟掌柜，小弟手里有些事情处理，未能及时相迎，让您

久等了。”

佟掌柜起身还礼：“不客气，不客气。”

毛鸿翔请佟掌柜入座，自己也坐下，给佟掌柜奉茶：“佟兄一路鞍马劳顿，辛苦了。”

“做买卖挣的就是辛苦钱，坐车赶路是寻常的事。只是毛掌柜答应

的油篓，要赶紧给我。”

“佟掌柜送过油来，油篓我自然会如数给你。”毛鸿翔从怀里掏出一叠纸来，从中抽了一张：“这是一千只油篓的订货，你到城中张家编织店取货就是了。至于你今天的油钱，一会儿去油铺结算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，没有你这油篓，我今年订下的菜籽油都不知道该怎么运了，多谢毛掌柜了。”

毛鸿翔哈哈一笑：“你把我订的油送上门来，该我谢你呀！”然后冲门外吆喝道：“伙计，上菜。佟掌柜，请你尝尝我们平遥城的八碗八碟，喝喝上好的老白汾酒！”

11

毛鸿翔踏进聚财源油铺掌柜房，边往前走边往下撕扯那身绸缎衣裳，王得兴惊道：“鸿翔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毛鸿翔冷冷地说：“戏演完了，还你这身行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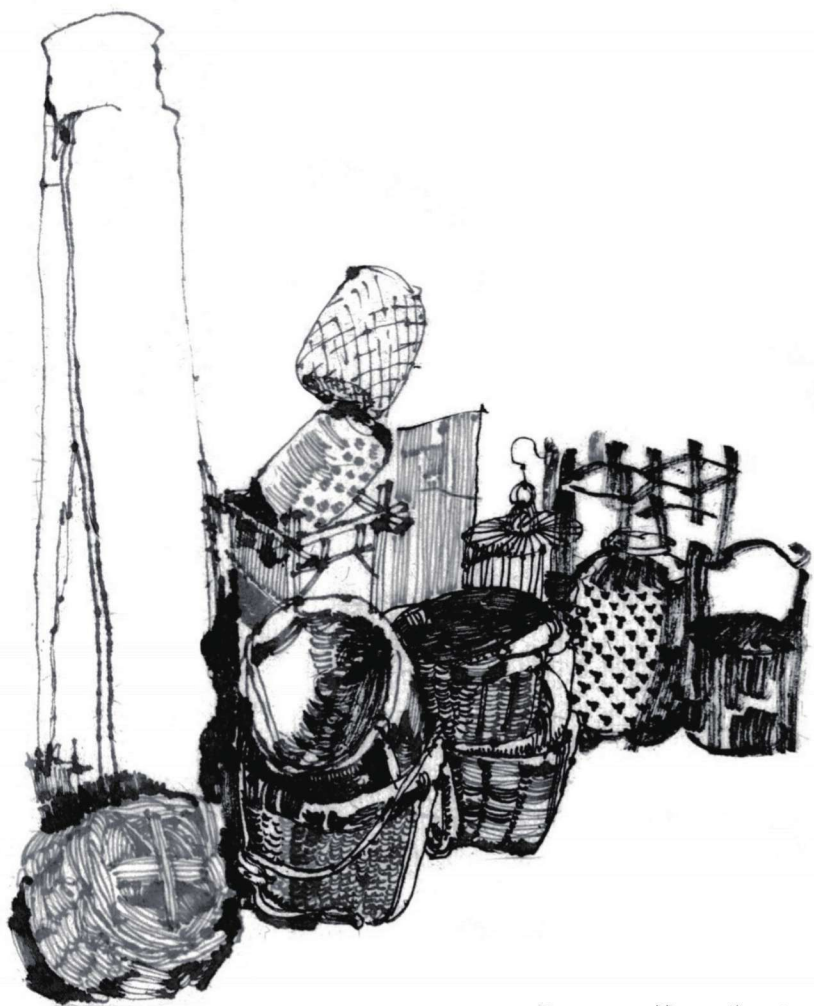
王得兴急忙上前拦住：“你是帮我大忙，这身衣服就送给你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王得兴上前亲自给毛鸿翔系好扣袢。毛鸿翔问道：“王掌柜，你这是从乐老三的绸缎庄买的吧？”

王得兴不知他为什么问这个：“这与你有啥关系？”

“关系大着哩！那乐老三说我死的时候也穿不着这身衣裳，哈哈，今天我就穿上了，我这就到他铺子里转转，让他睁开狗眼好好看一看。”



“这是一千只油篓的订货，你到城中张家编织店取货就是了。至于你今天的油钱，一会儿去油铺结算。”